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明　劍南張　岱著

陸完彭澤列傳

陸完長洲人補郡諸生閹王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欲張甚過蘇常延見諸生諸生譟擊敬走完時少年任意氣為諸生倡有司廉得之上其名擬褫革拘繫之以待旨及巡撫王恕列敬罪　上逮還乃止完後舉進士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

者邪擢御史當已而為御史果有毅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騎射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掠劫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懦好立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馳突中錫迺大悔無及詔逮下獄庚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來傳驅至臨清廣招募拘馬騾行守令修濬隍

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進擊卻來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喉其鍔入俘斬三百尋又鏖戰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馬賊自芬為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累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泰兵擣之事平進完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寧王宸濠謀為不軌借完為奥援為之請復護

衛召寧王世子入太廟司香皆宸主之濠敗追論宸
削籍戍邊
彭澤蘭州人少慷慨有志節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
部主事改刑部進郎中以執死獄名聞縉紳間達虜
犯邊澤上攻援策而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為徽州知
府徽名能府者則有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々
耳徽治良漆器澤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從護歸澤
父見從曰吾以吾兒為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

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衣可使女出嫁柰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耶持一蓋裹一袱從關中徒步至嶽府門告守者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懾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蓋袱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手澤跪捧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

太守在此邦問民瘼若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從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為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杖澤遂徒步去澤涕泣蕩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鄉民入府迎澤澤所至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方二年既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與揖府堂後

曰吾豈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州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會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素

忌其有勇略而澤好飲酒使氣時〻出嫚上嬖人錢
寧挾威行公卿間咸俛首折節澤獨居常切齒不能
平嫚揣知周寧所遣親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
之澤即漫駡錢寧奴才壞天下嫚謬謂澤曰勿妄言
澤益奮詈不復可止寧大怒時哈密城及金印為土
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得且謀知將寇甘肅復廷推澤
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遣使〻土魯番予繒幣二千
銀榼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澤

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坐澤死罪錢寧又陷賴閣臣力救得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顏赬平居鮮笑容對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患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皆驚當　武宗南巡每當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謚襄毅澤每出師甲

胄樸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夢殺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讙動囈語作龍其妻驚然謂曰公壯歲握兵鏑鋒之下豈無枉死今矣血亂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寤寐間日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録取刻契疾書之意

石匱書曰陰定小有才而不免貪忮少年以擊闖得譽亦是其意氣為之非本領也彭澤勇而能任每以虎彪跡失之咍笑一事孟浪特甚其不死也幸矣至如

陸完之左右宸濠主復護衛主召司香皮〻手幾犪

宗社即有剪賊微功其何足贖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馬昊劉天和陳九疇列傳

馬昊關中人也本姓鄧冐馬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民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刼奸盗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盗藍鄢

猖獗合四省兵討未效吏部尚書言馬昊才還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主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安能勝賊擇驍勇之士千人分四隊〻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為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歔胡是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〻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〻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

大破之斬驍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之往劉臨江市空其民乃可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慶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此胡可棄賊自困耶獨益餙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未幾復又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向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之殺賊首廖

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昊請於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逆失便頓發步兵三萬擒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踰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又高拱筠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

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周行視寨曰此圍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撤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佯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六萬八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罪死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故勝嗚呼名言哉

劉天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逆瑾勢張甚天和不為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瑾敗起知湖州湖人德之遷山西提學副使少傅楊一清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充國金城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母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乃躬負畚挿先丁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下流又疏七十二泉自兗尼諸山達南旺湖濬上流告成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墻之利

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
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澗六十里
則因山為塹興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而又添兵
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鹵移軍住花池調延寧
固原奇遊騎兵依墻為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鹵吉
囊二萬騎至定邊尼於墻不得進踰云北擔黃毛師
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衆驚潰鹵遂大舉入抵固原
天和斬指揮卜斗郭鄉及五總旗殉會霖雨亘旬日

鹵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墻險不可出狼狽走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將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陽陳爵兵樹其背而莊浪西寧涼水魯瞻土兵從連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級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遁出邊營東勝者大同徼之斬首八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徼之斬首百

三十年夏徼之斬首五十幕府記功上加太子太保予一子錦衣百户餘遷賞有差天和召入命提督團營為言者論罷

陳九疇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陜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牧弱宋故態何顔立天地乃厲士卒繕壘堡捕擊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

敗後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變下獄　世宗即位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别部内外夾擊大破之上擢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寃之凡鹵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下鹵噬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

石匱書曰邊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極矣將士身蒞戎

馬兵餉步伐無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勝則歸功帷幄不幸而敗則斧鑕隨之是雖智勇比諸葛使有街亭之恥亦不得不以法受惡矣馬昊平松潘而庚死劉天和提固原而論罷陳九疇大破土魯番而輸戍此皆　武廟大不平之事也為作三中丞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明 劒南張 岱著

焦芳劉宇曹元列傳 附張綵

焦芳泌水人天順甲申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自好獨芳猜很無文衆異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爲學士乎安曰爲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〻不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芳素比尹旻父子尹敗坐繫詔獄旣

出貶桂陽同知弘治初遷霍州歷四川提學副使上
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者百方特峯
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出向
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罷劉健
不可因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芳耶溥
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
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嫚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
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閱白尚書俄侍郎吏部陰結

言官使扞効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力求內閣謝遷
抑之亦怨遷每言及江西餘姚人輒肆嫚罵正德初
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議僉謂理財
無奇術勸 上節儉而已芳知 上左右有竊聽者
大言曰庶民家尚需用度況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
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 上、
聞之喜馬文升去位遂晉芳尚書會八中官導 上
戲樂給事中劉茝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

跡〻當首吏部走告芳〻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後復徐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當之乃入泄伏闕謀於瑾〻深德焉徙遷去援入內閣凡瑾所爲事皆芳導之芳過瑾稱千歲公〻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芳子黃中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爲置二甲首芳言瑾徑授簡討又一年驟改編修然尚時〻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駕詈之瑾聞曰黃中昨在吾家

吾試之搖詩甚拙頗恨李耶芳既大恨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慫恿瑾裁江西解額皆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職朝官見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輙喜雖尚論古人亦輙譽北而詆南嘗繪南人不可為宰相圖進瑾其修　孝宗實錄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時芳薦以悅瑾意可便其姦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薦書盈牘綵

不能滿其欲遂有隙而芳私人簡討段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搆於瓘瓘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至於操刀芳臥病黃中與其妾亂瓘對人嘗發其穢事芳慙乃乞歸予致仕瓘敗革去散官月未黃中黜為民瓘侄劉二漢斬西市臨刑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事俊繇張綵前繇焦芳綵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鈎距所至刻愎自用然亦有能聲嘗鑿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鹵 孝宗以爲才正德中以鹵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縻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邊尅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倖拜瑾爲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諭修邊功賜金帛廕子錦衣百户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

侍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朴之瑾以為能擢兵部尚書時許進為吏部尚書瑾因事去進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賦賂狼藉迨轉吏部縉紳之餽不還債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張綵為選郎事皆繇綵宇尸位而已綵既遷宇益猜、瑾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瑾才綵甚欲援之尚書不忍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伴入内閣先日瑾詣閣賀宇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

曰此地容彼入耶宇闡跪乞省墓歸

曹元大寧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莩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頗有不職之罪聞更坐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頃之黜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每從瑾所飽飫出意氣甚得瑾賍取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几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即死誰銘我

石匱書曰劉瑾伏誅而焦芳劉宇曹元俱得脫網何廷尉之骫於法也後趙燧亂河南至鈞州以馬揣肅家在捨弗攻至泌陽芳逃匿燧燬其家發芳窖取其衣冠縛草似人者而磨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使署此盜為司刑而天下稱平矣

張綵字尚人弘治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給事中劉茝論其顛倒選法綵引疾去劉瑾私其鄉人起綵補舊官乃往見瑾瑾見綵狀貌益喜迎咲曰好鄉里好

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滑也居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薦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屏後群咲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綵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詆酒肴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險被老韓羞殺同歡挽竟日綵為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

陽知府恕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公罪恕送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既遷都御史又轉吏部侍郎瑾復出尚書缺以援綵　自以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　太祖用布衣為宰相皂隸為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狗私要錢為朝廷用人何嘗遲驟綵不敢再言復自播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首尾付諸天耳綵

與朝士言稱璮才器過人常吁為老者進退人才不
率舊章惟璮意欺綠言璮亦無不聽時秉間為諸公
鄉居間亦有之璮嘗謂綠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
欲大振之綠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
貪汙今乃未免害人人生百年為期受用祇幾最可
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
歛意為盡入明公之橐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怨則
歸公利適於衆何苦乃尓公自不用誰敢多取既

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能振也瑾曰微冢宰教我幾誤一生即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他人我自落得個罵名耳乃盡暮夜餽金故事於大門之外御史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為瑾所黜併罷御史節餽瑾未至縣先發之捕獄論死瑾謂絲曰鶯鶯不喫鷺鷥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察各賂我千金皆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

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瓘門晝辭金皆唊既乃知
蘇綵、人言於瓘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瓘如所舉
名盡逐之一日瓘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匡
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殉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
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余不知所税
駕也綵因辟左右曰　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
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
也瓘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

告不可瑾怒以茗盌擲綵〻不敢言瑾敗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生綵與瑾同叛綵訆噑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綵錄書生二十年位至冢宰吏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求之於心瑾即死所親信子侄尚在請加追問有何指證左驗何必問綵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日卒已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剉屍長安市

石厓書曰自來奸倖之用人未嘗不好名未嘗不欲

狀羅豪傑劉瑾之見張綵稱其狀貌稱其談吐已自傾心而綵復假公濟私以禮語漫為慫喝則瑾日墮其雲霧中而不覺也傀儡以舞蹈愚弄天下人而又不免為提挈傀儡者所愚弄則綵之機巧又出瑾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大禮建言諸臣列傳

嘗稽兩漢東漢帝王廟號無不加之以孝者豈不以孝為帝王之大綱欲其顧名思議使世世守之而勿失也我　世宗皇帝以興世子入嗣大統践祚甫三日而遂迎母妃於安陸甫夾旬而命禮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此其罔極之思發於天縱非古今帝王所

能幾及也惜乎楊廷和輩不能將順匡扶執拘古抜遂致決裂而不可收拾是豈特君之過哉臣亦與有罪焉已今天下之仕版者雖一命之榮亦思封卹其父母即承祧出繼功令有碍亦思移封以推及其本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乃獨以之難我 世宗身為天子 父母不得稱帝后身未嘗為人後父母不得稱考妣在三尺之童尚所不甘而楊廷和死守濮議鐵石不移及張璁疏出而 世宗得有父子得有君

臣揚一清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之誠哉其不能易之矣厥后而相攻訐未免矯枉過偏迅雷擇擊群物皆靡後至稱宗祔廟享帝配天雖張璁桂萼為創議之始者亦不能拯救萬一則執拗古板之為禍也可勝道哉嘗聞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夫夏父弗綦置魯閔公於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則越禮之大者今興獻王始議稱帝稱考仍自立廟而不列之昭穆此萬世無弊之

道也即使稱宗享帝　世廟以尊親之過偶一為之則亦然　嘉靖之世而已矣親則有我廟則有祧則世宗之大孝自在一時而宗廟之大禮自在萬世也昔有腐紳先生欲娶妾而難其禮則語妾曰汝自尊大只在閨門以內可也然則　世廟者亦興獻王之閨門也稱宗可也稱考可也祀安陸而配天亦無不可也有群兒謔笑言及玉皇大帝無不欲玉皇大帝其父者蓋不知玉皇大帝之不可為也不知其父之

不可為玉皇大帝也是則小兒之癡痞也其癡痞則可取也

毛澄崑山人汪俊弋陽人先後為禮部尚書 世宗嗣統甫一月即命廷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父以益王次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 上曰父子可互易若是

鄖、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為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 上次子生後承王後情禮允愜 上曰事大其再議觀政進士張璁疏曰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 孝宗後也稱興獻王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

其親則可謂繼統而自絶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並庶全父
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上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獲全矣因諭璁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尒曹
何得誤朕璁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上乃召
璁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
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
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仰朕為子之情璁和曰禮為

入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膺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踰月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無措、擇日至京、繇大明門入、上迎於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繇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

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上曰、朕本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上曰慈壽皇太后昔爾群臣其勉承之、廷和等乃乞罷上不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一如張璁議下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不報張璁再為大禮或問以獻內閣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皆斥張璁為邪說、乞罷斥、不報、乃除璁為南刑部主事、元年清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 上心動、乃從廷議稱 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去皇字、頒詔天下、是年壽安皇太后邵氏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 上曰以二十七日、二年定興廟祀典、太常請用六佾、 上曰其用八佾、楊

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三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
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
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録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
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
議。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張璁、桂萼等議
禮非是。 上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
欲兼盡，其叅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貫
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黄綰、錦衣千

户聶能與璁議合　上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蕚併從

里中起霍韜諸京集議四月立興獻帝廟於大內給

事中安盤上疏言恭穆既不得入　太廟自不應稱

皇考　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

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亟修葺以盡

朕歲時追薦之情禮官即日具儀仍執違旨者罪無

赦五月廟成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霍韜赴

召力辯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璁萼

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寺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 上怒、謫為潞州判官員外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命鎮撫逮訊之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頗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輕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

天子為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八言宋
熹嘗謂定陶事為壞禮九言古者遷國載主十言祖
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言
皇上于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言
新頒詔令决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
偏疏奏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 上切責之 上罷
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慈懿太后塟事禮部尚

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
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群臣於金水橋曰萬世
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
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
皇帝聲徹於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爲
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下 詔獄楊慎
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

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

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

俸五品以下撲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

病創卒者十有七人翰林泰和王思編修鄞縣王相

給事渭南裴紹宗給事雲南毛玉御史南平胡瓊御

史興化張日韜主事無錫楊淮員外順德張濼員外

陵川申良郎中長興臧應奎主事蒲圻許瑜主事奉

新余禎給事三原張原尚有胡璉安璽殷承叙李可

登失其官職籍貫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於是書萼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 武帝為子、不宜更立 皇上為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皇伯 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立別禰廟、不入 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於是稱 孝宗曰皇

伯、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獻皇后曰聖母、改安陸松陵山為顯陵改安陸州為承天府詔諭天下四年、勅修獻皇帝實錄黄屋顯陵殿改陵署曰監衛曰顯陵衛、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祀皇考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璁蕚等與議、亦不可、曰、臣故言當考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 太廟也、帝書乃會廷臣議、請於乾城之東皇城之内立一禰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

不興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两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御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揚廷和為罪首、編誤毛澄以下罪各有差、十四年改建世廟於太廟左方、十七年六月、前建言豐熙子、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上嘉納之、九月、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

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於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擇日奉睿宗神主祔 太廟十八年、駕幸承天府、駐舊邸、御雲宮、謁皇考於隆慶殿、次日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於寢陵之北歸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頒詔天下四月還京師五月幸大峪山閱工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題陵諭禮部曰南巡回謁陵寢及視六峪已畢然峪地

空凄、豈如純山完美决奉慈駕南祔、違聖諭於承天府、摟其城樓曰顯親違孝之城、須御製大狩龍飛録、於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三十五年、勅修顯陵宮殿四十五年十一月修顯陵宮殿成、更碑題曰大明睿宗獻皇帝陵、

石匱書曰、興獻王而祔廟可諫也、興獻王而祔廟而有祧廟之例在可無諫者也、考興獻王而祧　孝宗　武宗可諫也、考興獻而不祧　孝宗　武宗可無諫

者也、楊廷和輩不曲為救正、而伏闕叫嚎、徒激聖怒已耳、迨下獄廷杖之事行、而矯枉過偏、寖失其節上而稱宗上而配帝、無復裁言、後遂不可底止矣、楊廷和輩非止自誤、蓋自誤以誤 世宗者也、嗟何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　劍南張　岱著

張孚敬列傳

附桂萼席書方獻夫霍韜黄綰熊浹黄宗明

張孚敬浙之永嘉人初名璁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乃聚徒教授姚谿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璁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爲璁咲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何以不當故自

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游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待其明年 世宗即位始臨軒策進士璁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璁乃上書大畧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則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璁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尊　孝宗曰皇考獻皇帝曰本生父而璁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萼疏亦上具如璁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璁且齮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推緣璁疏而進之天子用以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

定召璁與桂蕚超拜翰林院學士璁雖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盛侃〻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而諛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璁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妖人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間御史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之成　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頗侯勛以屬璁與桂蕚方獻夫攻其

獄璁遂領都察院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
殊至璁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驟取相位思有所
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
法耶恐讒弗䘏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二曰
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璁以　上
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因璁
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嘉荷天眷賚賢作

邦珍賜玉帶蟒服　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衆於璁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璁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一清居首輔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璁深而　上所咨問璁月以十數時時稱璁別號及字時桂萼亦入輔名寵俱當璁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閒　上前一清得因是以閒璁詔暫歸候用而桂萼削保傅以免璁歸至天津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璁入而

一清爲霍韜所論逐矣　上怒一清甚欲逮詔獄璁
力解得免　上嘗諭璁留都天下首事地皆中貴人
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璁言　高帝以親
王領宗正不久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
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横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
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璁所疏畫幾徹專委任惜
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御經筵
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璁天下

欣〻望太平而璁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皆取璁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　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璁以名嫌　上請更名　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呈帝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之而姚谿山中書院下有司為修葺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旻言亦以言禮驟貴嘗　上意於孚敬不能盡合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孚敬橫

着乃乞休比行　上賜孚敬服牙笏以識意歸亡何
召復位進燕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昭聖皇
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
重昭聖猜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懌而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横燕中所為多不法既
徹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脇
其金帛亡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
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

聖迴乃罔　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
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罔當
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
具對如初乃揄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與
其僚方獻夫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
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
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奚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

考　敬聖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以惕止孚敬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縷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為撫安計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當賊挾虜以重僅擒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以撫之說進而孚敬稍屈矣

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止謂孚敬胡忍舍朕耶待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言也孚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孚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屢幾焉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孚敬感泣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孚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孚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疾且促還朝孚

敬強起至廣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
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門聞訃爲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
桂萼號見山人餘干人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爲人廉有才識而
險忌多報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遂寧人號元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有材用多讀書

然負氣而忮

方獻夫南海人縣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

和平然亦不肯為覩皺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

謹數與郡國媿毀譽半焉

霍韜南海人縣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識

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褊而好

許無通人度

黄綰黄巖人以祖廕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致仕卒綰雖起紈袴而精儒士業數長吏事喜功名弟愉閃押闔君子所羞稱

熊浹南昌人繇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端肅浹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之尤為人所儀

黄宗明鄞縣人繇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

明性情雅不汲汲事功而間以直著

石曆書曰學敬相而中消之勢絀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雖乎其免矣雖然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曰傅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俛然而

從之者何耶張孚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向非奮其禍心借其恐勢尚不能得乎天子而為相臣也雖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攝而進一辭而退閉城布公集思廣益豈不赫然名臣哉